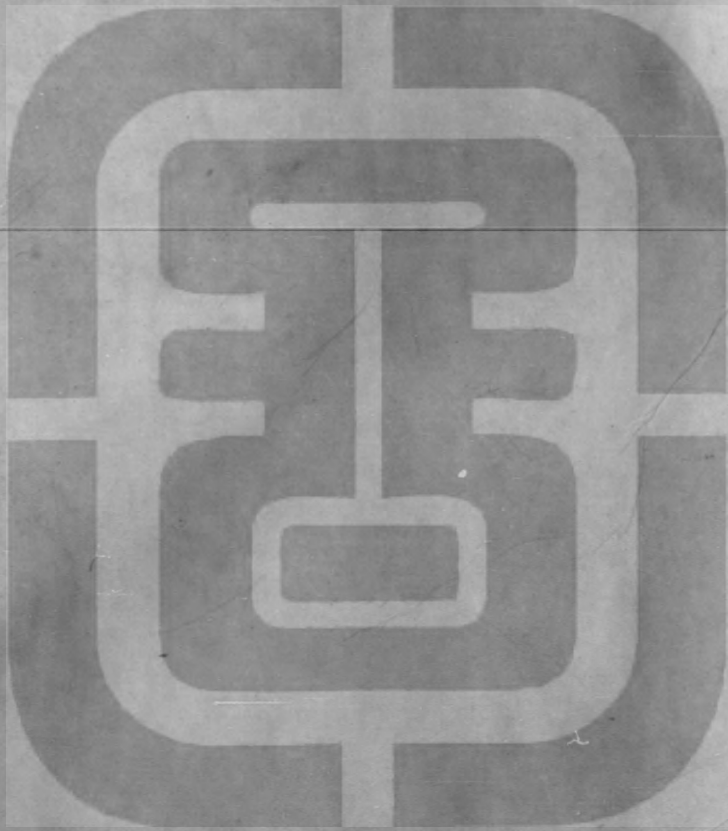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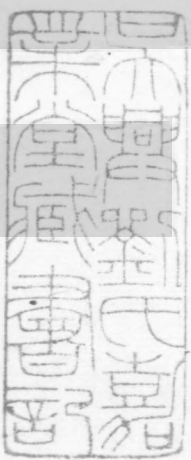


6.7



望雲樓稿卷之六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小傳

奉按君命撰

按君命撰河南分守道小傳

補遺卷之六

○

河南分守道按察司副使葛錫蕃

今天子儲議既定以次分封諸王詔河南郡大啟

爾宗為一福藩邸維時董其事者曰成大事者畧小費

懷遠圖者無近功蓋估以不貲而謀同築舍者三年為

巡按河南御史臣某心憂之以為一國家興大後動大

衆不得提綱挈領之臣功何以奏乃請于朝以其事
專責之道臣葛某而道臣目擊心維有慨於中久矣進
前太守顧頤計曰亦知夫作室者耶某所有材某所有
石某日可以興工某日可以就緒而不得人分理之徒
虛語耳于是量材器使自丞尉以下各盡所長又得二
守素養和者治糾紛理煩劇而獨以太守居中調度道
臣親董率焉蓋職要職詳各有次第已居無何西木輸
于秦隴梗梓浮於蜀江白石運之荆襄壘漆來自吳越
輻輳鱗集罔或愆期乃令公輸削墨離婁督繩匠石發

其郢斤丹青施其妙手庶民趨事百堵具興甫匝歲府
第告成巍巍煌煌稱壯麗焉及美計見效所省金錢不
下三十萬有奇夫昔以三年謀之而不就今以一歲圖
之而立起昔廣侈其經費而猶虞不足今縮節其物力
而猶有贏餘此何以故豈非道臣之經畫精而任使當
哉說者遂謂興建——潞藩者功相等此殆不然夫——潞
藩未就之先今天子方繼統而御委裘而理大物已
定分封有日即從容底績於事何害若——福邸未就之
先——青宮之位號方正介弟之猜耦相形人情洵洵揣

度百出。惟之國。是視而惡。得泄泄。為則道。臣之見信淵乎。遠矣。且匪獨此也。其他修和樹德。則黔首更生。激濁揚清。則墨綬易慮。興學右文。則青衿沾化。簡乘蒐卒。則潢池息氛。理幽伸抑。則赭衣不寃。去泰止苛。則黃冊無擾。要以丹赤。乃心潔白。乃行根本。既粹。事業隨之。豈非當世第一流品哉。臣與道臣共事久。目覩其才品。社稷終嘉。賴之。故不惜颺言以告。天子。蓋竊附以人事君之義云。

按君命撰河南一府文武小傳

○河南府知府顧頤

史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然卒不名其所治何也。治無所不辦。故莫得而名焉耳。若今守顧頤。將何以名之。名為寬而威凜。神明名為嚴而恩藹。慈母名為坐鎮而迅若雷霆。名為應卒而靜如山岳。名為持大體而細察秋毫。名為綜廢政而獨挈綱領。蓋其勞來循行似龔渤海。公廉明察似尹扶風。力行教化似黃穎川。經術儒雅似張京兆。恩信周徧似韓馮翊。而又無智名。無勇功。不露才。不炫異。大類漢吳公。此豈治辦一方能効

一官者可同日語哉。願嘗論政事有言，惟不自有其官，乃能業其官，推是心也。雖提衡天下可矣。

○河南府清軍同知袁養和

河南二守袁養和，蓋寔心任事人也。初仕輝，治有異，萃輝人德之。政已成矣，以建藩故，調佐河南郡。又傳其遷秩，明責成焉。和即日就道，慨然受事。當其費三萬金，直走楚蜀，履嶮巖，涉大險，濱于死者再，而後乃得梗楠巨材，蔽江而下。今之畫棟連雲，峻宇聳漢，巍巍一府第，誰之力乎？後告竣，笑計見效，所節省殆以巨萬，而又口

不言功。若未嘗身與其事者，然噫，莫危于死生，而和顧莫大於勤勞，而和不言，彼其忠實心可信于天下。則夫出納之明，聽斷之審，操練之勤，又皆其餘事矣。國家誠得若人，何憂天下無實政哉。

○洛陽縣知縣杜汝亮

天下不患有至繁之任，而患有畏繁之人。夫能不畏繁者，能勝其任者也。洛陽處天下之中，綦繁矣。邇又災旱頻仍，礦稅四出，兼以府第勛勩，日不暇給，繁綦倍矣。杜尹汝亮，以身拮据其間，前後逾三載，事事曲為之制。

而人人皆應其求歸民於南畝作士於東序鳩工於屋肆寬商于出塗而戢豪有力者于城社蓋一日之間三致意焉譬之家督持籌內總家政外接賓客上佐主翁下調廝養不勝繁亦不勝應而卒無所厭苦于其中故足辦也不然事方紛至沓來而我或畏難樂易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若汝亮者得其職矣

8 偃師縣知縣孫日嚴

聞之有備無患非獨籌國然也吏治亦然當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其偃師孫日嚴之謂乎故事縣官食租衣稅

已耳不則簿書期會已耳諸國家功令載在憲典者俱置不問及長吏以時巡行而始稍稍鋪張後未嘗不凌彘也乃日嚴先時思患先患思備一切令申日安飭焉入其境而保甲森如也鄉約諄如也入其邑而城池屹如也倉租殷如也學舍生徒濟如也又入其庭而文案肅如也吏胥慄如也無論長吏巡行無所容其詰責不幸有數百里之水旱可恃以無恐即卒然有盜賊之警亦有所以禦之偃其長無事矣乎吁世有若人即與之共籌國是可也

○ 鞏縣知縣程宇鹿

世嘗以道學事功分之為兩夫有真道學則何嘗無寔事功哉鞏尹程宇鹿自為孝廉時即行重鄉評為當事獎借宇內稱道學者必歸之及出而蒞鞏吏治一何斌斌也夫哀揚節孝重風化也而清察飛詭又何電察歟申理寬抑矜無辜也而黷覺大盜又何雷厲歟賑濟飢民憫無告也而驅逐衙蠹又何霜肅歟其禹行舜趨曾不錯寸趾而經綸不出掌上其周情孔思曾不愧屋漏而教化已遍域中嘗試履太和之鄉採豫州之俗而淳朴如故禮義不衰乃知鹿之為鞏蓋以寔學為寔政非以虛談驚虛名者也夫使世之稱道學者而盡如宇鹿也道學之名豈至為天下詬訕也哉

○ 宜陽縣知縣牟道行

夫催科不如撫字腐儒語也為令於今則催科為第一義而要有三惟在上無私潤中無漏卮而下無竭澤宜陽當災祲之後逋賦額者往往而是道行始下車與民約曰催科無法責在令催科有法而輸納不前責在民於是躬儉約為天下先一切羨耗痛行裁革是謂無私

潤及交納時令民自封自投櫃後掌登記而已是謂無
漏卮而又傳舊逋蠲私負招復流移均攤里役是謂無
竭澤操此三者民皆樂輸何賦額之不完哉夫賦額完
則文案清文案清則官有餘閒其他政事舉而措之耳
夫為政者非能事事而馳騫之也振其綱則萬目理道
行可謂能得其綱者歟

登封縣知縣傅梅

為令者情竅易勵精難度始易厚終難夫能刻意勵精
初終不改則登封令傅梅有焉登封積弊之後事有蠹

法有蠹而人有奸藪幾不可為矣梅至廉一二狡吏立
致之法左右皆股慄有殺人者匿其屍無可窮詰梅禱
於神罪人立得于是發奸摘伏稱神君矣旁郡邑聞風
來者歲以百計皆聽得其理有虞為質成風焉其他裁
行戶禁侵收撫流移興學校五年以內利不興不止言
不除不休其率作奮勵殆無虛日可不謂之精明良吏
善始善終者哉夫梅中情潔白望而知其為君子及考
其行事赫赫若此故知精明之理總之基在粹白矣

永寧縣知縣賈宗悌

古人以文章飭吏治。非文具也。文者心聲。而政如其心。故足述焉。賈宗悌以文名世。然心獨不好鈎棘語。故其治亦博大精明。往往如其心而止。嘗試以其政考之。明晰乎利弊。而非以察淵魚。威行於奸宄。而非以伺攫食。惠周于窮簷。而非以濟溱洧。教興于多士。而非以植桃李。招撫適于流移。而非以偽增戶口。蓋可絃可歌。如其文。然而可志可述。如其心。然豈與世之鋪張治具粉飾于耳目者等乎哉。夫為文必爾雅。而不善鈎棘為治必大雅。而不為立異。如宗悌者。于古人中求可矣。

澠池縣知縣蕭籍

夫有善不賞。有惡不罰。雖堯舜無以治天下。若澠池令蕭籍。其操此二權。以磨礪一世者乎。夫澠固多事之邑也。其地衝。其民疲。兼以連歲荒旱。號稱難治。籍至。汰其不類者。而獎其可訓者。如以戶書之。飛詭焉。而法捐胥之盤據焉。而法土豪之倔強焉。而法。至於士可禮。民可愛。殘驛馬戶可恤。而流民棄擊可收。抑何德意翔洽也。故自澠有籍。以至於今。為善者思奮。為惡者知懲。一時人心丕變。大不類往者之難治。則豈非操得其道也哉。

由斯以談、信賞必罰、自足以為理、彼有倒用其權者、視籍可少愧矣。

○嵩縣知縣洪時蕃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愷悌非煦煦為理也、張弛並用、要以無失其太和、則嵩令洪時蕃寔當之、蕃以英年釋褐起家、輝令無何、調嵩邑、說者疑其有揮霍自任之意、而由今考之、則仁心愛民、抑何懇懇也、民有所欲而未遂、則蠶可挾、醪可投、牛種可給、而阡陌可循、行民有所苦而未除、則狐可灌、鼠可薰、女巫可投、而萑苻可

刈、雞蓋其視民不啻若子、而其愛民也不啻保赤、即或嚴以濟寬、威以克愛、而總於太和、無拂焉、愷悌君子、何以加茲、豈不真民之父母也哉、夫嵩有子民之令、而間有不率之子、則奈何、曰、礦悍難治、嵩俗固然、其何傷於父母。

○陝州知州龍為光

語曰、根莠不去、嘉禾不生、夫治亦在去其根莠而已、陝州地衝民稠、嘉禾根莠叢雜、其間守龍為光至之日、欲有所養育於此、先有所刈鋤於彼、如沙汰積書、去敗群

也驅逐狡役慮假虎也搜獲法馬戒侵漁也痛革牙用
禁壘斷也清察驛遞祛郵蠹也徐而脩三事徐而惠四
民農安於野商安於途士安於庠序以彼其治豈不稱
政善民安矣哉而自黜弊釐奸始光可謂知所先矣雖
然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光為陝三年而奸萌衰止民用
是和方以昇平梁肉與民鼓暢卷豈徒以稂莠之說一切
施之乎哉

○靈寶縣知縣王桂

傳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吏患不真平易耳未有平易

而民不歸者也靈寶俗稱刁悍蒞茲土者往往以搏擊
勝然卒弗理令王桂至寧為鸞鳳母為鷹鷂寧為保障
母為繭絲草冗役裁冗費至節省也禁騷擾懲侵漁至
清淨也舉鄉約申保甲至簡易也槩其行事初不見有
非常可喜之績而與民休息民甚便之三年之間靈寶
大治此豈碌碌無奇者哉夫平易之流為尋常而平易
之極即為卓絕桂政無奇而治乃出好奇者上故曰吏
患不真平易耳未有平易而民不歸者也

○汝州知州璩光嶽

為治者必有小於天下之心而後可以幾上理蓋才欲
大、心欲小也。汝守璩光嶽以少年登高策充彼之才何
不可、廣馳遠驟、乃翼翼小心、嘗有深入于理道者。左右
至嚴肅也、得無煬竈歟、詞訟至清簡也、得毋覆盆歟、倉
廩至殷阜也、得無漏卮歟、氓庶至沾洽也、得毋向隅歟、
學校至肅雝也、得無躍冶歟、蓋至于簿書期會一一精
詳、品式樞機在在周密而後其心可想已。夫小心自足
為理、况以長才出之、其宏猷茂烈、可勝道哉。光嶽至汝
未期年而汝大治、人以為其才之優而不知其心之為
也。

三 邠縣知縣解經傳

臨民之道太上因之、得其所以因之之術、雖不煩而理
可也。解經傳初為濟源令、以善因稱、理再補邠、仍用此
法。故事每錢糧運解、另僉解役、名曰賠頭、傳至即罷遣
諸役、一切冗費悉以羨補之、歲省民間數千金。邑傍山
地、故有水患、傳令引為渠以溉田、反成沃壤、民貧鬻妻
賣子、令得贖、有不贖而自還者、獎上賞、旬日收贖無筭。
諸所經營善、因歎以為功、反害以為利、立法既簡便、而

姦愈無所售。雖不事苛刻，而吏民畏愛之如父母。吁，臨民者得是術而操之，無為貴紛紛矣。

○寶豐縣知縣邵建封

漢世傳循良，而綜核名實，必曰令行禁止，明乎循良之未始不卓異也。寶豐令邵建封，長身玉立，雙眸炯炯，發姦摘伏，如神。初至豐，吏胥乘更代之際，相比為姦。乾沒者至千金，封按寔悉致之。法由是奸人畏憚，邑宿稱逋賦，封催征有法，必及額，不如額者，即豪有力，法無貸他。如勸農桑，撫逃亡，盡心拮据，不遺餘力。三年之間，盜賊

屏息，賦稅無虧。令行禁止，稱愉快已。而封固簡素自若，敝衣糲食，豐人士皆慕而信之。吁，以彼其治，雖循良卓異，並稱可也。

○伊陽縣知縣林會

語曰：先之勞之，此萬世治的也。吏不講於先勞之術，幾無治矣。伊陽令林會，貌不踰中人，而勵精一念，不在人後。恂恂似不能出諸口，而孜孜教化，嘗躬行為天下先。躬儉約而悉索，羨賦者退矣。躬朴素而俳優角抵者，邈矣。躬勞來而農桑畜牧者，蕃矣。躬訓課而呻吟咕嗶者，

奮矣、躬撫循而瘡痍疾病者起矣、上無矯飾踔厲之跡、而下亦見以為不苛、庭不聞鞭笞搏擊之為威、而起視四境、已喁然而觀化、吁、雖古循良、何以加茲、而寔自躬先、始如會者、其審于治本也已。

○陝州同知高天福

高天福少有時名、工舉業不售、乃謁選為吏、然慷慨自任、志不在儕俗下也、遇事有擘畫、多幹濟、才自清、戎理、齟外、一一迎刃耳、福魁梧竒偉、一貌足觀、及叩之、而鏗然應也、此其人、非中無有者矣。

○汝州判官袁一化

袁一化、豐頤廣顙、軒軒霞舉、初為文安簿、有能名、尋判汝州、先是州民逋賦者、輒斂民財以賂官、名曰寬限、官受其賂、而正額乃置不問、化至官、即刊布五言俚語、以明己志、且以勸、于是百姓乃不敢嘗以賂、而相率完公、一切弊竇、極力振剔、歲省民間不貲、自三十七年以來、賦遂無虧、化之力也、化內行脩潔、雖處卑位、然侃侃直行、言論丰采、皆有可觀、賢能之聲、人無間言焉。

○雒陽縣儒學教諭蔡鍾有

蔡鍾有閩人也。通經嗜古，博極群書。臯比問字者，嘗數百人。匪獨維社也。發為古文詞，娓娓千萬言，得西京之藻，而歸于雅。臨事瑰才，淵識引大體，不拘文法。有古人風焉。以彼其才，於百里何有？若以置之六館，則選當矣。

○登封縣儒學教諭方重

方重可謂志士耶？間關千里，俛就一官，乃摯而見者，悉謝絕。間有脩士，反周給之。發憤下帷，潛心大業。即隆冬盛暑，不輟也。為文爾雅，不作屈曲聱牙語。至其綜核古人博通世故，即以司民社務如矣。

○永寧縣儒學教諭喬國棟

喬國棟翩翩年少也。登乙榜，俛就祿仕。性嚴毅，獨好引進後學。諸生以課謁，未嘗拒，即以贊來，未嘗不謝絕。每嘆乾繫一官，弗親蒞水。蓋回首白雲者，數數焉。其學通六籍，工詩賦，倚馬可得萬言。噫！此豈久困寒糲者耶？

○汝州儒學學正李潤民

李潤民為人冲雅溫恭，如不勝衣。然行己方嚴，一介不苟。進退諸生，一以禮義。人莫敢干以私，所謂至靜而德方者耶。至其識見，周流天壤，綜洽古今，又餘事矣。

邙縣儒學教諭董思泮

董思泮涵養淵宏。沉深博古。其操行潔白。如出小泉。自然清潔。絕無粉飾態。署印數月。纖毫不以自私。蓋品格既真。學問有本。樸心寔行。可謂君子矣。

嵩縣縣丞田三錫

田三錫初令納谿。納谿故號簡淳。然卒以不稱去。一何憊也。及佐嵩而才已英英。露再署盧。則聲稱籍甚。盧人士至神明戴之。惟恐旦夕去。不得為其邑庇。又何赫濯也。夫投之簡而弗效。試之劇而輒辦。三錫豈龐士元之

流耶

邙縣縣丞姜維周

姜維周。遼東人。以明經起家。有膂力。善騎射。官捕管。皆能身先勤勞。故奸宄屏跡。又清白自將。守身惟謹。持重沉鍊。雅有儒度。亦佐理之良也。

河南衛練兵守備陳曰棟

河南衛指揮陳曰棟。在事久。稍遷至永平守備。後以病乞歸。不下數年。當事復推轂。練兵河南。何求之亟也。蓋嘗閱其品矣。貌魁梧。有虎視。一世意。又騎射習甚。學方

百步蔑弗中也操練軍士悉按軍法其愆于步伍止齊者罰無赦行伍肅然至撫士卒甘苦與同即扶纊投醪不是過也以故三軍之衆咸畏威而無怨言不敢撓其法而樂為之用命吁真將才哉乃其自奉一何菲薄也歲支廩餼外毫無所需於下蓋廉靜無欲尤武弁中所難者矣。

○河南衛指揮使尚廷棟

尚廷棟其可謂儒將耶當其廁迹黌宮教稱籍甚及以祖爵緝衛符何彬彬多善行也約束行伍清察子粒令

奸軍不得隱射為奸而寬嚴並用又非純任三尺者以故士心豫附樂為之用至其持身廉事親孝雍雍有儒者氣象武弁中可多得耶已酉之後稍稍脫穎然特一班耳要以樽俎折衝則廷棟其選矣。

○河南衛指揮使百代勳

百代勳生有至性父見背孝事祖母罔不盡心力待其弟友愛特至可謂內行修備者曾領班軍赴薊鎮疾風雷雨不避士識將心卒無怨意他如功在巡河勞在督木不可殫述吁以彼孝思純篤移而為忠何功不立若

乃弓馬嫻習、又其剽技矣。

○嵩縣守備司守備王家棟

王家棟山東濟陽人、以祖軍功襲弘農衛指揮、有胆智、多勇畧、騎射過人、甲午得雋、英、英、露一班、已、其用兵善能以少擊衆、曠使出、曠盜四起、督毛兵百人、設法隄防、盜無敢竊發者、在衛審編、調停有法、什伍安之、迄於今、遵為令、屢登薦牘、移守山城、視躬謹、御下嚴、不異往時、而招撫逃移、開墾屯田、操練兵士、保障地方、其方畧又過之、真智勇兼全、名將耶、先是量移關中、業得旨、以抱恙、堅不就、今始還、故物殆未盡其才、乃其恂恂恬退、則有足多者。

○汝州衛指揮同知溫廷楫

溫廷楫洛陽人、少為諸生、以孝聞、及長、狀貌魁梧、膽智過人、一切火藥占候之術、粗能曉習、既襲職、故事諸軍屯糧、必先輸衛倉、而後散給、其納也、既多、侵冒及給散、又或不時、諸軍患苦之、楫乃議、令諸軍自從屯地、取給食糧、以抵其額、輸一軍皆悅、又招撫逃亡、開墾荒蕪、諸經畧措置、皆有可觀、而號令嚴明、人皆畏憚、中軍官有

私占後者、立繩以軍例、軍人陳守義、私民間女子、立杖遣之、其能用法、又如此、搢膂力善射、然觀其長駕遠馭、庶幾有大將之畧、不徒以藝自雄已也。

○弘農衛指揮僉事王夢麟

武士之通、患莫大乎志不立、志立而其品足觀已。若指揮王夢麟、其志有足多者、家徒壁立、志清修也。依依膝下、志孝思也。究心七書、志韜鈴也。豫練軍士、志防禦也。以故三軍畏其威、群僚服其義、即同城亦重其才品。此其志、豈早早在人下者哉。推此志也、雖折衝百里可也。

望雲樓稿卷之七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論說

○○○ 六官之長皆民譽

人主號為得人、而其後之危機禍本、有即于其人而醞釀者。君子惜其知人之未明也。夫人固不易知也。徇其名則是、較其實則非。泛而觀之、若疑于才、且能深而求之、或狡偽焉、而不可測。故用人不可不真知也。吾不真知其人、之何如、而徒徇耳目以任之、則始雖未覩其害。

而究也。馴致積習，有舉國家之大禍危，而胥醞釀于是者。是以世主蒙得人之名，而受失人之禍，則亦以其知人之未明也。六官之長皆民譽，史臣美晉悼也，而愚有遺憾焉。晉自文公以後，國勢凌彘，老臣凋謝，其佐若狐趙若先魏，遐哉不可復作。襄成景厲之間，趙穿以臣而弑君，岸賈以僚而傾友，藥卻以世而濟惡，一時在位諸臣苟竊名器，不過各以自就其私，烏有所謂民譽者哉。易世而有悼公者，出慨然有志乎興衰補弊，而于用人尤為汲汲，故其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大抵六官之長多

民譽云。嗟乎！此霸王之畧，而最勝之遺事也。顧其所為任六官者，非公輔之才，非廟堂之器，非奉公憂國之佐，不過二三世族。若魏頡、趙武諸人焉。夫諸人者，何也？則後所號為六卿者也。於乎！災燁方溥，殺節已端，其機華英甫芳，萋辰已潛，其頽彼六卿之背，逐君親，割裂土宇，其勢固伏于後而不可覩，而其一念逆謀，從微至著，自小積鉅，必有可以見影而察形者。故延陵季子聘于晉，而曰：晉國之政必歸于趙、魏、韓氏之後，而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是當時之人情亦大可觀矣。而奈何

悼公之弗知也。乃以為六官長也。且彼諸人者，果為民所譽乎？尼父柄魯，麇裘與諺，至于化行，而始獲章甫之歌。鄭僑執政，與人交口，馴及三年，而始獲誰嗣之頌。彼一聖一賢，得民猶若斯之難也。而諸人者，何以遽為民譽也？或者如田氏之厚施于民，要之也，而非自譽也。抑或如阿大夫之善事左右，即譽也，而非出于民也。悼公年十四，而甚賢明，謂宜燭奸萌于眉睫，遏逆黨于微茫。若六卿之屬，乘其未發，稍抑其權，毋令執都要，毋令履崇顯，廢諸人者，有所警而服，而乃重其事權，隆其寵秩。

倒持太阿而授之柄，養成其驚鷲虎嚇之勢，是故今也。分六官而治，後則鄙六官而不足為矣。今也從民譽而顯，後則欲因人望以竊國矣。蓋至于再傳之後，凌遲漸久，土崩勢成，公室焉為之割裂，都邑焉為之剖分。晉子孫焉為之徙屯，留周共主焉為之歛氣，不敢問。而且命之曰侯也，是即六官之後也。愚故悲夫悼公稱得人也，而不免失人，則知人不明，而貽禍，以至無窮也。抑又論之，六卿強矣，而篡晉也，乃不于其身，何也？悼公猶有以制之也。彼其銳心求理，復興霸王，威令行矣，即不能

損六卿權六卿得無創乎故曰任六官者悼也制六卿官
者亦悼也是則晉不可以無悼

海不揚波

夫中國有道四夷譯來賓就感通之惠也惠以神運以精
孚而必不假非常可喜之事炫耀遠人之耳目且中國
為四夷有觀望所從來矣政懸于魏闕巖廊之下而聲聳
于洞霄僖耳之國教敷于輦轂郊圻之衆而風行于雕
題鑿齒之邦是故德則懷否則貳其應其違捷于桴鼓
誠使中國脩之于廟堂折之于樽俎禽之于戶內則貢
琛獻贄稽首歸命自有神相貫精相輸者固非有殊尤
絕迹足以聳動其耳目亦何取其頌神靈述異應至取

千古未有之事。誇之以為名。傳之以為奇。則中國無乃好諛。而聖人不幾于自誣乎。此可知其決不然也。外史成王踐祚。周公攝政。越裳氏重譯而獻。周公退讓不敢受。至聞其謂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者。三年以為中國有聖人。乃受而歸之于王。嗚呼。其信然耶。否耶。夫自三五迭興。神聖繼作。其間文命誕敷。聲教四訖。方內方外。莫不仰沫承流。畏威懷德之不暇。矧乎成周以十四王之德。惠澤而文克新之。武克定之。成克遵之。而周公又維持培植之一時。宇宙號稱太和。固宜聞風者景附。慕義者

響臻。即正朔不加之地。亦思自致闕下。歸附恐後也。則越裳氏之來獻。不可謂誣也。第其占中國于瀕海。識聖惠于波流。斯君子所未釋然者耳。何則。夷狄之觀乎中國也。式于內。不式于外。式于一人之身。不式于四海之遠。姑無暇具論。論其在成周者。肅慎氏之矢。何以貢。西旅之葵。何以獻。九夷彘八蠻之在荒服外者。何各以其方賄來。夫非令惠之致遠。有速于感通者耶。彼未嘗不梯山航海。冒險而通中國。亦豈必波恬浪靜。乃識聖主也。蓋嘗反覆周公輔理成王之功。其足以招携懷遠者。自

遙

有在矣。歌幽風陳無逸，是洪源浚流之學也。簡嘗伯任正人，是激濁揚清之典也。畫野分州，立井制畝，是決河導川之惠也。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布澤承流之司也。制禮樂，頒度量于天下，是東漸西被之恩也。酒誥妹土，障百川而東之，破斧東山，迴狂瀾于既倒，而營成周居。頑民又憊憊乎滄海之容納也。蓋聖人之意，汪洋浩蕩，若大海然。于此浸潤于彼，衍溢戴髮之倫，含齒之屬，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越裳之獻，固宜有自來，而何必區區于海波之不揚也。彼為是說者，徒以越裳去中國萬里而遙，道路悠遠，山川阻隔，匪是莫識中國有聖人耳。不知使周之德不足以暨遠方，沾異域，則已耳。如果惠能及遠，則越裳雖僻處一隅乎，未有不聞而興起者也。其來也，必不取廣漠之野，遠廓不可知之事，飾言以媚于聖人之側也。必將曰：蓋聞中國有至聖焉，惠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越裳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命受于吾國之黃耆，敢重三譯而至。即此足以輸款，^誠是以脩貢享。聖人量同天地，自將嘉其來意，欣然納之矣。奚必曰：海不揚波，稱千古未有之奇，乃亟收。

之耶且吾味其言而益知其誕也自開闢以來惟海為
巨浸彼其澎者湃者洶者湧者所駕軼者所衝突者所
衝決者所奔溢者雖地平天成之世不能使之無震盪
即四海永清之日不能必其皆安流此亦天地氣化使
然固不足以占中國盛衰也而乃謂其波濤不驚靜于
安瀾者三年于茲嗚呼必若是而後中國有聖人則聖
人其無乃絕惠乎且方其來獻也周公以德澤未加政
教未施而欲不饗其質不臣其人乃以曠古希聞之事
自二帝三王曾不一三觀豈當吾身而遽臻此而周公

又何以信焉必若所云是越裳敢于獻諛周公果于自
佞矯誣欺誕此後世黃龍白雉之誇而非聖世所以御
夷者也故愚謂越裳是舉必其聞風有素慕惠而來如
肅慎西旅則有之若其望洋測海尋流遡波于以識中
國之聖人豈有是乎哉大抵載極極博猶考信于六藝
詩書雖缺商周之文可考鏡也周書載公旦之事甚悉
况遠人來格之際尤其宏鉅者使越裳數語誠然奚不
載之于經事不經見其事固不足憑矣盖外史採之南
蠻傳而傳成于漢儒漢儒多附會其言海外事未必皆

足據云

3

四臣炤千里

夫寶賢非人主盛節哉。而所寶者或非其至。則亦非真能寶賢者也。夫貨寶相矜之日。匹夫尚且懷璧。而况有土之君乎。是故有者矜誇。無者競效。此人情也。乃有君人者。知世非異物難。人才難得。異物非寶。得人才為寶。于是收天下之謀臣畧士。以為奇珍。而遇有寶異物者。矜于前。則務以此折之。噫。此盛節也。顧吾君為求士。莫如真。取人莫如實。真且實焉。而後為得人之至。不務其至。而僅僅寶天下之謀臣畧士已也。則亦差勝于寶異

務

物者耳。夫豈真能寶賢者耶。此四臣炤千里，愚猶不滿于齊之威王也。當戰國時，競趨貨寶，魯也，而以饒鼎著楚也，而以白珩聞趙也，而以和璧顯于梁，亦有徑寸之珠，炤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凡幾。孰意齊大國也，而無寶也。當惠王之問，矜誇見矣。意為威王者，必且悉內府之藏，陳鎮國之寶，列罕覩之奇，侈難得之貨，飾玩好之美，張耳目之娛。此亦習俗使然，不可謂非情人也。顧珠玉不寶，而寶賢人，不汲汲于異物之是尚，而津津乎四臣之是道，炤及千里，奚十二乘之云。噫，孰意威王而

黷

寶得其實耶。乃愚猶不滿焉者，何也。且夫天下固有極至之士也。盱衡目前，決幾終日，則汶習黷黷且炤之矣。端拱几席，包舉宇內，則九州四海且炤之矣。潛心朝夕，流覽千古，則皇王太始，圖維一時，貽謀百禩，則後世將來且炤之矣。此其所炤，奚止千里也。而四臣有之乎哉。吾觀四臣者，折衝侮禦之才多，而敦詩說禮之功少。發縱指示之謀深，而論道經邦之畧淺。戰爭攻伐之能，則有餘，而仁義道德之猷，或不足也。是故有臣如檀子，則楚不為寇，而自楚以外，彼皆炤之否。有臣如

盼子則趙不漁河而自趙以外彼皆炤之否有臣如黔夫則燕趙皆來祭而自燕趙外彼皆炤之否有臣如種首則盜賊且屏息而自盜賊外彼皆炤之否吾固知其有所不能炤也其才具疎也吾又知其有所不及炤也其智識短也故為威王者不寶賢則已如欲寶賢則有人之至者在也柰何寶此四臣為也且彼以今之之至者世不多得乎崑山之玉無足而至者上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上不好也戰國時雖曰無人而王也苟思之專求之繼汲汲然達虞帝之聰屈夏王之拜勤商宗之

夢而吐周公之哺則天下非常之士必有聞風而響應者而致治所臻亦豈若是焉已也不此之務而沾沾曰四臣四臣姑以別于寶異物者則可耳而豈真能寶賢者耶蓋嘗觀之惠王寶徑寸之珠亦庸主耳而厚幣乃及于孟氏焉彼其臣豈不皆若四臣而必于孟氏誠有見于其賢之至也威王徒見四臣之可以臣吾治而不能知四臣之外復有所謂人之至者故王與孟子同世不能寶也噫人以為惠不如威吾不信也

高帝鼓舞一世

人主所以宰制天下而天下惟吾所使者謂有以握其機權而運用于不可測天下大矣以吾渺然之躬起而馭其上固非有希世之力絕倫之勇足以勝天下之人之衆而天下人亦遂肯唯馬聽命俛焉降心惟其所願拍氣使而莫我梗者此無異故人主所與天下相激發者獨恃有機權執其機達其權縱操闔闢隨所運用使人入于其中而莫之覺夫是故群策舉衆力收將天下胥樂為吾效而吾可坐而馭之者斯亦英主宰制天下

之一術。未可概責以純王道也。昔漢高起運，顛倒豪傑，恩不測，辱不測，卒以此鼓舞一世而成大業。而說者謂道非粹白，不可以訓。是則不然。夫隆古之世，其風渾噩，其人沕穆，君臣上下之間，真率勝而狙詐微，懇惻流而智術泯，豈不熙熙乎隆哉。而及夫淳風以殄，世故以多，則似不可拘以舊轍者。故有談結繩之政于澆漓之日，則迂矣；有談干羽之化于兵戈之秋，則悖矣；有談恭己之治于多故之朝，則泥矣。何者？時變不同，而汙隆之致異也。劉項之此^際，何日哉！其人狃于六國淹淹之習，而又

若
又囂然決裂于暴秦虐焰之餘，當是時，不有重辱，則不忿激，不有重恩，則不策勵。則機權于是為重，而孰意帝也。乃能辨此也。帝之初，不過一亭長也，以其不階尺土之身，持三尺，起布衣，曾何足以繫天下望，而天下士乃若喻其意之所指嚮而投之。故有運籌而決勝者，有鎮撫而給餽者，有屠城而畧地者，有冒矢石而櫻鋒鏑者，前後左右，舉皆欣欣自效，而惟恐尺寸之不展也。是何其鼓之舞之一至此也。吾觀帝之所為機權者，亦精矣。彼其恩不必加于有功，辱不必加于有罪，而其兼舉而

並施之也。嘗行乎其所不測，是故可以解冠溺，亦可以
長揖見，可以小見戲，亦可以登壇拜，可以窘辱誅，亦可
以什方貴，可以踞洗挫，亦可以供帳御，可以嫚罵辱，亦可
以千戶授，天下之人視其君如天地鬼神，莫可端倪。而
而視夫一賞之施，一辱之來，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
然而下，必不可以意想而臆度。夫是以愈忿激，愈策勵
而相與奮其忠貞也。則帝之鼓舞神也，則帝之機權得
也。蓋觀弩之有機焉，捺縱在指，顧而迅發者，遠矣。又觀
物之有權焉，低昂在方寸，而符應者，神矣。帝也，機自我

執，權自我運。若舉天下英雄豪傑，固已玩弄于掌股之
上，而又何難于鼓舞之舞之為也？彼說者謂人主御世必
誠一不貳，忠信不欺，其君臣上下有情相屬，而意相貫
者，而安所事機權？此則三五之極，執神聖之上模也。必
以責于漢之高帝，則過矣。何也？以此此數句似可去責高帝，而漢無良
治也。何獨于鼓舞一事喋喋也？抑有謂焉：鼓舞之說，何
昉乎？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傳曰：洋洋乎鼓舞萬物，是
聖人之所謂鼓舞者，使人有樂而從之之意，而帝之所
謂鼓舞者，不免有驅而從我之心，無他道與術之別也。

論而至是則帝非能鼓舞也其毋乃駕馭一世乎噫如
必以駕馭之非鼓舞而并責之也則吾又何如

8

六出奇計

人臣出謀以佐人主而未免于純任謀故功罪參焉而
其謀始有所不足貴夫人臣事君不必廢謀也亦不必
純任謀也廢謀者迂而無當純任謀者百試之而不必
皆中其可試之而中則謀為有功試之不中而反以基
禍則謀不惟無功而且有害夫人臣出謀以佐人主而
至于無功而有罪豈謀不足貴哉咎在純任謀耳若漢
之陳平以奇計事漢可也奈何而事事必以計也吾觀
從古人臣亦何能執拘孳調膠柱磴磴然竊附于守正

之說而漫無所計哉南巢不放則牧駘之中造其計美里不出則文馬之類售其計鹿臺不焚則陰符之秘伏其計東國不寧則破斧之勇逞其計彼聖人者猶然計也猶然奇也但聖人以其一時通變之權濟吾萬不得已之事而至于時過事已釋營慮遊湛域一堂而上道德仁義勉輔其間而無復出于智謀術數之為者故其臣道粹白聲施到今若為平者何乃以其計槩用之也吾觀高帝榮陽白登之圍命懸于虎口身殆于几肉當是時雖有孔孟之道化無所喻之雖有尾孝之信行無所格之則

榮

各

計有不可少者而平也為之計出女子榮陽因是以得解矣為之計出遺閼氏白登因是以不敗矣斯誠有足奇者焉而若夫堂堂義師何假于捐金反間乎則奇而詭人各為主何竟以惡草具進乎則奇而譎制命在君何必附耳以封齊乎則奇而詐至于雲夢一遊既不能救人主殺戮元勳之失而且壞先王百年巡狩之規固彼之所晏然為得計而吾則謂斯計也狼戾而賊物卑卑焉無足奇也蓋平之所習熟者在于傾側險陂而其所汨沒者在于機械變詐故其用奇之日少出一二或得以有

濟而迨夫事勢所在似不宜以計術勝者亦往往不顧而行之而仁厚長者之意斷盡而大壞且也亦何止于六事已也鴻溝割而勸東歸計出于市井之攘利諸呂王而不聞廷諍計出于身家之苟金錢獄問而駕言相職計出于欺君而罔上端居深念恐禍及已平之為計也窮矣將相調和卒安劉氏平之得終其計也幸乎假令為平者學問明達道術不疎既以發謀矢慮出其君子險難而又以漸義道德佐其主于聖明庶幾哉與伊散媿隆與姬姜並烈將至今聲之也而安病計之奇耶

夫惟事求可功求成紛紛計術終身用之而不釋故昔人謂平之奇計為漢初罪魁不知計不足罪也以其純任乎計則罪之亦宜抑有說焉上好愿慤則下罔以偽應夫上好僂黠則下罔以實應矣漢高持三尺取天下所用之人嘗先于智勇而所行之策嘗主于權謀當是時臣有變誅百出以求售焉若平者惡得而無奇故知平之多奇計也乃帝之主奇計也若是吾于平何尤

獨此最為有得

夫聖門四代禮樂首稱夏正則夏令善哉秦人不道于
裂舊章以十月衣為歲首其謬已甚漢興而猶因循不
革何以昭盛典揚新德武皇帝浹自宸衷躬下明詔議
所以改正朔由是博士大夫共以為從夏正寔便帝亦
嘔喻受之百年之謬一旦而遂革嗚呼得之矣得之矣
夫以帝之行事若此其得而尚論君子若不滿焉何哉
聞人主欲有為于天下必也振攝其精神而鼓舞其意
氣于人情之所溺焉而不知節蕩焉而不知返者務痛

自刺勵以制其無度之侈心則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計也得事不切于身心數不闕乎理亂而吾特按古迹行之要未稱其得計也乃帝之世其所當設誠致行者獨造曆一事乎哉吾觀帝以少年英銳之資席文景富強之業承平久則佚樂易生志願侈而尚大必堯斯時也謂宜每事樽節隨處簡制喘喘焉置其身于道義禮法之場而不敢張大其施焉然後可以光舊業而昭盛治何帝也獨閤于是而日紛也栢梁既築建章復營此最為失之費靡矣驃騎出塞貳師詣宛此最為失之窮

贖矣文成致鬼五利延年此最為失之謬悠矣所立石泰山誇功梁父此最為失之矯誣矣筭至舟車租及云六畜此最為失之苛斂矣繡衣有遣故縱有法此最為失之刺礪矣窮奢極慾之態好大喜功之為可以日舉則日舉可以月行則月行竟帝之身而論曾不聞有簡點克制之功也彼造曆一事雖國家正朔所關而夏令在舊典可補循天子一頒詔而百辟欽從矣則其勢甚便也帝惟樂其便也故慨然見之行焉而脫也猶之乎土木神仙之類必有待于點簡克制之為難則帝猶然弗能行

也。而安在其為得也。蓋吾觀孝文之世。賈生勤勤懇懇。請改正朔。而文也謙讓未遑。以為失策。顧君子無少取焉。則以其恭儉節制之規。簡束乎身心者。夫既行其所甚難。而此一事不足以病其失也。乃今不遵務孝文之業。克難致制之情。而僅出賈生之見。圖易就之舉。是果得耶。失耶。不待智者而辨之矣。先儒曰。獨此最為有得。言獨則所失更多。言最則所失更不細也。蓋亦春秋書法云。

孟敏墮甕不顧

論曰。事有無益于濟者。君子將聽之乎。聽之是也。而不可以槩天下事也。何也。事之為類不同也。事有出于至細者。雖其不濟。亦無甚害。而又值夫必不可濟之時。則必求其濟者。惑也。是故聽之可也。而苟夫天下大事。有不。止于細故焉者。則其所旋轉。惟人其所挽回。惟人勢。雖已危。惡得而無濟。于此不濟。是使天下事。所為潰敗。決裂。四出。而不可收拾者。誰之責也。故曰。不可以槩天下事也。槩天下事者。是墮甕不顧之孟敏也。人固有失。

七箸而惻然心動者有覆孟杯而恍然見色者亦有破
釜鍋而失然嘆息者墮甌雖細乎亦不異于七箸孟釜
之屬也孟敏非人情而能安然不顧哉吾想其不顧者
甌也而其臆則不在甌也彼其身當漢季目擊時事固
已傾側險陂莫可撐持而李范諸君子區區以一身橫
塞其衝欲以維其絕而挽其墜則將竭力而莫可及故
于郭泰之問而以甌諷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若曰世
已亂矣濟之何益此其委運適然不欲以人力斡旋之
意吾于一言間窺見其微者也然吾以為此可施之甌

也而不可以繫天下事也何也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則
安矣置之危則危矣當孝桓之世安乎危乎國勢凌轢
淹淹不振則金甌未免傷缺也主德昏庸罕有勝政則
七甌不能無喪也李固杜喬相繼誣陷則是鼎耳革而
不可舉移也公卿尹校並聚冀門則是千人負歌而趨
也政虐方除五侯繼橫則是釜鬲之間又有竊柄持衡
者在也君子生于是時苟其無志于天下則可以漠視
世故坦然不介諸懷而苟于天下大計曾一念及焉則
必欲以一縷之綫挽千鈞于既墜欲以一握之石作砥

枉于中流。由是則如滂之慨然攬轡可也。安得無顧。如陶之涕泣上書可也。安得無顧。如鳳之詣闕叫寃可也。安得無顧。而竟以天下大計等之于墜甌為也。孟彼敏也。執其所謂視之無益者。以處世。故黨錮之禍。觸矣。鑪而投沸鼎者。踵相繼也。而孟敏不與其憂也。彼郭泰也。得其所謂視之無益者。以處世。故不為危言。不為激論。禁錮重申。自若也。而郭泰不同其患也。甚矣其以處墜甌者。槩而施之天下也。不知甌其小者也。不墜可也。雖墜亦無害也。顧之可也。不顧亦非過也。而天下其大者也可安也。必不可使墜也。即墜也。必不可不顧。顧也。奈何。視天下而同一墜甌也。或者乃謂哲士知幾。達人觀變。天下事已無可為。即使濟之庸何及乎。是不然。夫孟敏之學。孰與孔明哉。孔明在隆中時。即知三分天下不可復合。然而祁山六出。死而後已。忠臣用心固不忍置天下于度外也。今孟敏視天下大勢。縱使皆如墜甌。尚當度幾萬一。况其所見未必確。曰乎如孔明也。耶。吾故謂此術也。施之甌可也。而不可以槩天下事也。抑又聞之。君子不矯情。以為高不立異。以駭衆。故程子遺錢

于水而曰惜也。非惜夫財，惜其置于無用焉耳。荷甌雖微，其墮地也，得毋惜其無用而一顧乎？論而至是，則非特不可施之天下也，即施之于甌，亦矯耳奚多焉。

8

竹林七賢

蓋嘗論之士人者，天下所共以為準也。意喻色授，不踰眉睫，而窺矚者輻輳；啓口容聲，不越戶庭，而傾耳者響臻。動靜起居，不離几席，而環覩者影赴。是故端人君子，重之慎之，左右規矩，無少越焉；前後準繩，無少悖焉。置其身于禮法之場，而惴惴乎簡束而不寧，亦何樂而自苦若是哉！誠謂天下之標準在是，而欲以身維之也。吾觀魏晉之季，此意泯且久矣。魏文慕通達，忽守節，已失所以風勵人心之本，而何晏王弼之徒，蔑棄典文，浮沉

仁義游辭揚說波蕩風靡使後生小子遂翻然改轍故以阮籍劉伶之沉酒焉而曰賢以嵇康阮咸之僂侮焉而曰賢以山濤向秀之名高焉而曰賢以王戎之佚遊焉而曰賢此七賢者高枕茅廬百無留意肆志竹窓一無用情詭詭然惟驕蹇世故傲倪萬物以為吾可解于塵網而超于士林矣而不知當時士大夫其羣然觀法者謂何則勢不得不胥而吾從也故學者祖老莊黜六經孰啓之蠹自竹林之無異無同者始談者喜浮蕩賤名簡孰貽之誕自竹林之非法非訓者始立身者高放

濁狹節信孰教之偷自竹林之非孰非則者始仕進者苟貴得鄙居正孰道之貪自竹林之不醒不清者始當官者溺宴安笑勤恪孰濫之觴自竹林之若沉若浮者始天下之人馳騫于空虛放蕩之中恣肆于規矩準繩之外相師成風相尚成俗遂致職廢業隳禮壞樂弛歷魏而晉亂亡之相繼者迄無寧日當夫永嘉之季中原雲擾胡馬星馳竹林諸君子何不賦一詩任一誕為國家排大難耶則信乎其貽害者遠也或者乃謂士各有志焉故或茹黃綺芝或垂富春釣或抱隆中膝或發蘇

趣

門嘯此人皆意有所適非自為倭大而巳若七賢為非則四人者何欤是不然君子誠不避山林巖野之趣顧所以自適者名教中有樂地焉如必^上苴禮義贅龐人_口世而以為吾能曠達是率天下而蕩于淫波也故竹林者禍亂之淵藪也七賢者國家之蠱蠹也君子考風俗之凌彞痛神州之陸沉方謂若人之罪上浮梁紂焉而安在其為賢哉雖然是不可槩論也稽康阮籍輩固已耳心在外庶幾哉其山濤乎欲釋吳為外懼謂武備不可弛而典選累年甄別不爽又若及其曠達之習而進

之謹恪焉者如是則雖謂竹林之中有一賢焉可也

子長當作衙官

古今號良史者曰漢子長夫其博綜三才雕刻萬彙精于技矣游情經術貫穿子史嫻于辭夫人物有傳制度有書長于識矣上窮遐邇下訖近代達于古今矣遊江淮浮相沅涉汶泗過梁楚富于聞見矣之數者皆子長所以稱雄于漢而奴隸百代之豪傑者也而林逋有之乎哉林逋未必有此數者而何以衙官子長也我知其故矣今夫介冑之夫勇冠三軍然而聞鬼神之名則羅拜不暇何也其中有所解也一介之士渺焉柔懦然而

聞有佞鬼神者則義形于色，斷之然不少假借，何也？其中有所守也。故知徒勇之夫，則知子長矣；知有守之士，則知林通矣。夫封禪非古也，自秦皇帝之侈心始也。彼其登泰山，禱梁父，自謂得志滿意而忽焉。九廟震驚，二世輒祿山林，荷鋤之輩並起而亡秦族矣。則封禪之不足恃，亦以彰明較著。柰之何！一誤于秦，再誤于漢，而三誤于子長也。試觀史記所載封禪一書，揚徽典，歌盛德，述祥符，著靈應，盛稱七十二君行事，以為舉可師法，則子長之見與介胄之夫何異？孰意逋也，乃有一介士風。

哉！彼其見當^君臣當時，獻天書，受天書，西祀東封，紛々未已。于是憫時痛國，而以身諷之曰：猶喜曾無封禪書，斯言也。抑何其婉而切，和而諄也。鍼末俗之膏肓，作中流之砥柱，挽人心于波蕩，黜左道于浸淫，使為君者如此，將必不登三咸五，周遊八極，而誇希世絕倫之舉矣。使為臣者如此，將必不阿諛逢迎，善得主意，而進豐亨豫大之說矣。使為士者如此，將必不家傳其學，人習其說，如燕齊迂怪之士矣。賢哉逋也，是與帝王為侶者也。是與賢聖為徒者也。子長有知，且將悚然驚服，然服欣欣。

然願為執鞭。願為奔走之不暇。而敢與之絮長較短耶。則謂子長作衙官非過也。雖然。逋誠賢矣。而世道則可悲焉。蓋舉世皆汚。斯夷齊以清顯。舉世皆媚。斯干龍以直名。以子長也。而林逋衙官之。則當世時之君若臣。直土偶已耳。直鬼域已耳。何天下之昏而邪也。故觀于子長。則吾為逋也。取觀于林逋。則吾為宋也。悲。

〇

古今良藥

天下非才之難也。有才而善用之。乃足以稱難于天下。且天下之事。所以舉而勝任。而辦。而不至于叢脞廢弛者。豈非才之為哉。願才一也。善用之。則能使天下受其利。不善用之。則天下未見利。而先受其潰敗決裂之禍。夫才以集事。而反自我禍之。無乃不可乎。故夫善用才者。不急急焉喜于自見。輕于自售。而馳驟其所甚便。惟徐徐焉出之。以正行之。以中而居之。以虛則長。為天下利而不致為天下禍。噫。此其才之所以獨稱良也。欽邵

子曰能祛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蓋以喻良才也。請論之。且夫謂才而可廢乎。則天下事。所謂紛然至沓然來者。夫豈一頑鈍之夫。推魯之士。所能規恢而注曆。謂才而可恃乎。則懷竒負異之輩。其沾沾焉欲試于事者。寧少而天下事。又必非此輩所能辨。則何也。愚嘗品隲人才而知之矣。夫才之所具不一也。有縱橫闔闢之才而尚夫辨也。有詞章文翰之才而尚夫華也。有脩政立事之才而尚夫斷也。有牧民御衆之才而尚夫畧也。有敵愾律侮破虜之才而尚夫勇也。有達權

觀變之才而尚夫術也。凡此數者。其英明敏妙之資。類不與庸庸者為伍。而其強毅特達之器。恒人跂足而望。且不可及。故試之于用。而績茂當年。聲流後裔。皆是物也。孰謂才而可廢哉。乃所以用之。則有善不善矣。是故均一才辨也。或以息齊魯之爭。或以釀七國之釁。均一才華也。或以著河南之美。或以基稷下之衰。均一才斷也。或以決破淮之功。或以申棄灰之法。均一才智也。或以成富民之治。或以立鉤甯之名。均一才勇也。或以底漠南之勲。或以成長平之慘。均一才術也。或以濟北晨

之變或以隳從賊之防此無他故也人之有才猶毒藥
之不可近也用之而善則可以成功用之不善則反以
基禍才至于禍天下而得為良才也乎哉惟夫善用才
者其資非不英敏也其器非不特達也其才非不卓越
人羣也然而動與道俱出之也正矣發必當節行之也
中矣有而不驕居之也虛矣是故辨足以折利害剖幾
微而非如游談之士起釁于口舌文足以垂保訓示明
徵而非如脩詞之子敝玩于議論斷足以立紀綱齊法
制而非如刑名之家巧文以深入智足以炤窮窟燭蔀

屋而非如刺囊之吏桀黠以示能勇足以詰奸宄除暴
亂而非如武健之夫苦天下于鋒鏑權足以順變化達
時宜而非如狡偽之流自便其私而卒歸于不經蓋其
有是才也有之以為天下利也而其善用是才也又非
有之以為天下害也才至于有其利無其害而始稱良
于古今矣此邵子良藥之喻也人之疾也庸藥既不足
致愈苟貪烏啄一時之功則又有裂肝沸腸之禍故惟
能祛重疾而無害于人者此真所謂良藥也乃人之用
才亦既類此矣雖然藥之良也必試之而後知也才之

良也必用之而後顯也宋之人物孰有如邵子者乎出其才可以內而聖可以外而王藥既良矣而用之者誰也彼其皇極一書得毋為閉門集古方書也耶愚不能無憾于斯矣

此論係詹宗師錄科試牘

〇〇

倍食說

近村有老嫗者家儲擔石日食一升如量而止或誑之曰混沌將至盍謹備之嫗聞大怒日每倍至食惟恐不盡卒之食浮其量竟以飽死君子曰甚哉混沌之說誤人而嫗之愚而自速其死也某邑令下車三日即肆攫金人問之曰天下將亂胡能少待未幾以墨得罪此亦畏混沌而一日倍食之說也乃事更有大於此者一謫籍諸臣禁錮多年特與一賜環詎非盛典近者託言起廢人盡登朝纍纍若若幾于署無坐處一異也丁巳一

駁

察吹求稍過，分別錄用，詎非至公。近者藉口中傷，槩為昭雪，賢愚共進，林下幾無一人。二異也。青瑣烏臺，人間極選，積資久任，令申昭然。近者不曰採望，而曰酬庸，終履清華，遽躡魏撫。三異也。郎署清曹，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每稱得人。近者或緣事例，或藉夤緣，高議雲臺，坐糜天祿。四異也。監司嚮用，自有坦途，駮歷而前，儘足通顯。近者厭薄外吏，覲覲內遷，人號登仙，自甘待漏。五異也。有此五異，遂成四壅。神宗朝嚴謹，固多宜黜，不必今舉數十載，海內陳人盡登仕版，其壅一。皇上闢門求

彥，固多濟濟，然拾級而進，尚需異時。今破格超遷，聚于一旦，其壅二。朝端之上，前者積薪，後者架屋，寔授槩改，為添註添註，又作為寔缺，其壅三。寮案之間，十羊九牧，一獸衆興，間或越俎代庖，因而攘臂，逐鹿其壅。四。漸積漸壅，愈壅愈滯，賢者因結約不得施，不肖者亦僥倖有所匿，其時為屯，為蒙，其人為蠱，為困，此亦一日倍食，而將憂飽死之象也。嗚呼！世雖多事，居諸甚寬，人各有時，需次何害，不意老嫗之後，復有其令，其令之後，而為老嫗者，尚接踵而未已也。世變江河，汲汲乎如混沌之將

到此孰誑之而孰誤之耶其愚乃甚于嫗已

望雲樓稿卷五

西

